江畔灯火照田园

刘艺丁

夏天，万物蓬勃生长。田边、溪边、江畔、丘岗，岩香菊蓓蕾旺盛，金色的花朵像星星点灯；月季花抬头顾盼的倩影，婀娜多姿，芳香四溢。青山江蜿蜒如龙，源头来自青界，江水清澈甘甜，山泉水是它的血脉，野草野花是它美丽的衣裳。

江水有多长，田野稻禾就有多美。绿色的田野，水坝流水哗哗，阳光满溢，蛙声一片。青山江两岸野草嫩绿，岩香菊在草丛中绘画，香气四溢。江畔稻禾青绿，像两条碧玉装饰的带子，像雪峰山起舞的裙摆，舞动一年四季庄稼善变的颜色。江水清澈见底，螃蟹爬上卵石晒太阳，一群鱼沐浴阳光悠闲自在，几只母鸭带着一群小鸭游泳觅食，水底捕螺，“嘎嘎嘎”唱个不停。美呀，流水弹琴，水鸟歌唱，白鹭飞翔。

抬头仰望，巍巍青界直上云天，它是青山的背脊，是雪峰山脉一座高峰，风景秀丽，是石柱镇旅游的风景明珠。几只青蛙见我走来，迅速潜入水中，停息了一串和谐美妙的音符的演奏。一条金色的鲤鱼跃出水面，到处张望。江两岸是洞口县石柱镇青山村省级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片区，清澈的江水，滋润了菜地、稻田、果园。黄昏时，岸边洗衣的槌儿吟唱，羊咩牛哞相和，鸟儿归巢，两排太阳能路灯像接收了命令，一盏接一盏亮起来。

路灯有多亮，田园夜色就有多美。夜晚，灯如画，为回家的游子导航，为月光照耀乡村导航。月光在水中变成镀匠，江水由绿色变成银色，七彩卵石亮晶晶，星星镶入水底，月亮统领了水底世界，鱼儿变成舞女，泥鳅变成运动员，虾兵变成保安员，螃蟹变成鼓手……有人说：作家姜贻斌在青界和青山江畔旅游得到启发。青山中峰有一个神秘的燕岩洞，主洞口阔20余米，洞内钟乳石千奇百怪，几个小洞深不见底，传说通往山外的另一个世外桃园。姜贻斌从青界旅游回长沙后，创作了中短篇小说集《漂泊记》。有人说：诗人林目清在青山江畔采风，听到漂亮村姑的歌声清脆悦耳，让他怀念初恋，诗歌飞扬，创作了爱情诗集100首《心尖上的花蕊》。美丽的青山江，你是白鹭栖息的故乡，你是作家的世外桃园，你是诗人的圣地。

高铁有多长，回家的心情就有多美。我家住在青山江畔，流淌的江水陪伴我长大，引领我从农村走向城市，为我照亮前程，超越梦想，岁月成金。打开微信视频，阳怡旦的聊天真带劲，他说：“丁哥，好想念，你回家我做东，青山村的米酒比深圳的茅台酒醇香，青山村的土猪腊肉香喷喷，农家土鸡美滋滋，江里的白尾鱼鲜美滑嫩。山美水美人更美，乡村的广场舞、花古戏，高过城市的夜总会。兄弟常回家看看，同学之间要常聊常聚，一杯杯米酒，一杯杯思念，一杯杯乡情，等亲人敬亲人。”是啊，同学情义是微信热门，是诗歌的眼睛，是心灵的花朵。眼前，一只蜜蜂亲吻月季花粉红的花瓣，是我对故乡的思念，一只蝴蝶亲吻岩香菊的花蕊，是我对家乡的热爱！

春之喜乐　　朱巨滨　摄

河流与我一起歌唱（外一首）

李　斌

夏至，居然让我
看到了一个个寒冷的背影
心事惨淡
细密的五月，充盈着泪水
所有人经过的地方
一直在燃烧着，苔青色的孤独
把手伸进记忆里
有风挺立在飘动的柳枝头
期待阳光点缀
醒来的烟火，扑面而来
我的认真，划破了这个季节
抵达浑朴的山冈
背着自己的善良
窗外的鸟声，比石头还沉重
河流与我一起歌唱

雨丝轻扬

废弃所有的忧伤
悄无声息
一味收取，丰盈的春天
弹开密密麻麻的眸光
温暖的村落
簇拥着
一尘不染的鸟语花香
醉在绵软的柳絮里
雨丝轻扬
身旁落满了缓慢的思念
这只是心事的注解
更多的时光
浸泡在
随心的文字里

寻常日子寻常心

刘玉新

很多年，常常看到院子里有老两口，收拾着角角落落的垃圾废品，用一个小推车，外加一把铁铲、一把扫帚，一日两到三次，天晴下雨，从不间断。他们把垃圾拉到指定场所后就一一进行分类，能变成钱的哪怕是一张纸也不会丢弃，然后又一口袋一口袋地搬回家，等到够数了再把它卖出去。春夏秋冬，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

我们是老熟人了，老两口的家就住在后面山坡上。每次见面都是笑着打声招呼，问个好或是挥挥手。聊天之中，得知老头患了尿毒症，每周都要去医院透析，用钱不少，好在政策好，报销得多。捡不捡垃圾其实并不重要，只是劳动成了习惯。不干点活，用他们的话说，像是缺少了点儿什么。所以即使有病，只要还走得动，依然风雨无阻，把一座院子的门前清理得干干净净。

有时看着老两口的劳累，恻隐之情油然而生：许多人像这样的年龄，从早到晚，走走路，打打牌，坐在家里看看电视。如果换了是我，不见得就有那种平和的心态，把一天的日子都装在车斗里，悠悠地推进夜幕之中。

生活的无情有时候扰乱了人的正常节奏，但人能以顽强的斗志平复失衡的岁月，真不简单！

世上从来没有天生的弱者，也从来没有天生的强者。生活这部书从扉页到后记，始终贯穿着四个字：酸甜苦辣！谁都要经历一番，不过不同的心态有着不同的结果。

上个月，我们一家去看望舅爷爷。去的那天是舅爷爷的生日，老人家满九十岁。年前就听说舅爷爷摔坏了腿，好几次念叨着去探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今天才成行。

那天，舅爷爷坐在轮椅上，见到我们很高兴，连说话的声音都高了起来。舅爷爷说：“人老了，一不小心就把腿摔了，好在还能自己料理生活。”舅爷爷告诉我们：“那张小方桌上放着炒锅，液化气罐就在桌子旁边，一拧就可以着火，炒菜很方便，电饭锅的插座也够得上手，一日三餐，洗菜做饭都是自己来。”

看着九十岁的老人身体遭受了那么大的创痛，却没有一点抱怨，我就很钦佩。舅爷爷种了一辈子的地，经历的事太多，什么苦没吃过？他没把这点事看成过不去的坎，该说的说，该笑的笑，晚上他还吃了一大碗饭。

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告辞回家，舅爷爷用手滚着轮椅的轱辘，坚持把我们送到大门口。我猜想，他会一直望着我们走远才转身回屋。走在路上，我的脑海里一直有一幅画面挥之不去：两年前，八十八岁的舅爷爷腿脚硬朗，一个人坐班车进城，爽朗的笑声感染了一屋子的人。

无论社会怎样发展，酸甜苦辣，它都是一个人生常态。问题在于，我们要保持住一颗乐观的心，前行的时候，永远向上！